

通鑑紀事本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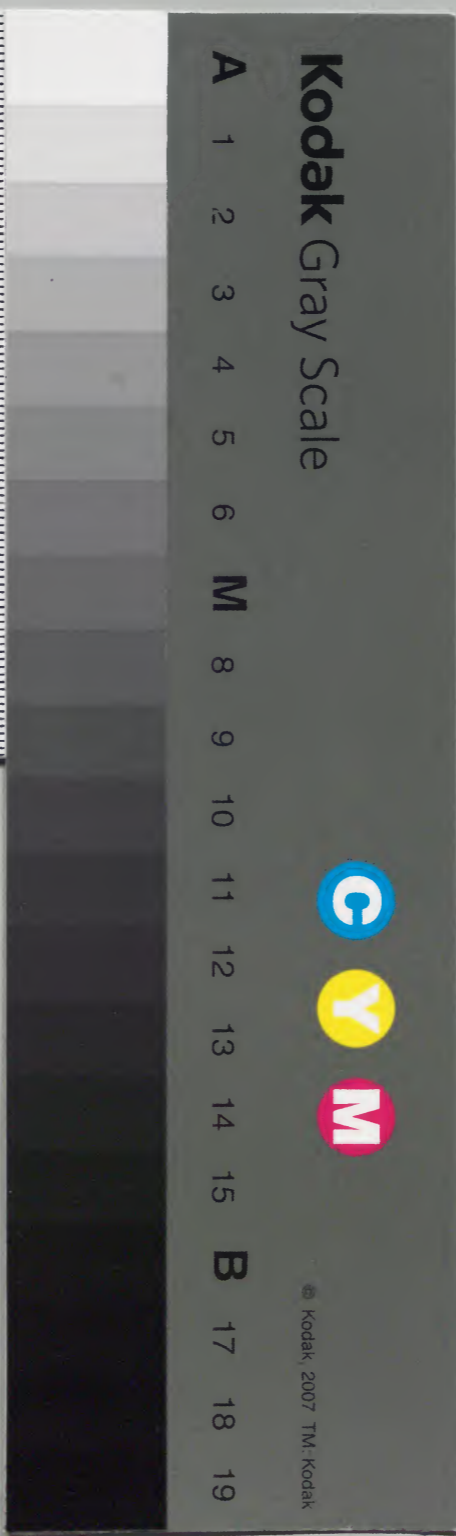
廿六

魏 魏 魏 魏 魏  
 滅 滅 滅 滅 滅  
 北 北 北 北 北  
 燕 燕 燕 燕 燕  
 魏 魏 魏 魏 魏  
 裕 裕 裕 裕 裕  
 寇 寇 寇 寇 寇  
 宋 宋 宋 宋 宋

漢書門類			
二	二	〇	一
一	三	九	函
六	四	三	冊

內閣文庫			
六	五	二	二
一	五	六	〇
一	五	四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01	
冊數	64	(26)	
函號	285	46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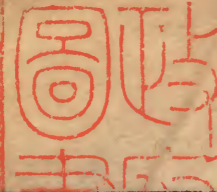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魏滅北燕

淺草文庫

晉安帝義熙十年秋八月辛丑魏主嗣遣謁者于什門使於燕于什門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逼令入什門見跋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所以賓主致敬何苦見逼邪跋怒留什門不遣什門

馮跋幽于石



張穆言赤氣  
為兵氣

長孫道生  
無破

數眾辱之，左右請殺之。跋曰：彼各為其主耳。乃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降。久之，衣冠弊壞，畧盡。蟻虱流溢，跋遺之衣冠，什門皆不受。

十四年，初和龍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至申，燕太

史令張穆言於燕王跋曰：此兵氣也。今魏方彊盛，而

執其使者，好命不通。臣竊懼焉。跋曰：吾方思之。五月

魏主嗣東巡，至濡源及甘松，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

安東將軍李先給事黃門侍郎奚觀帥精騎二萬襲

燕，又命驍騎將軍延普幽州刺史尉諾自幽州引兵

趨遼西，為之聲勢。嗣屯突門嶺以待之。道生等拔乙

連城，進攻和龍，與燕單于右輔古泥戰，破之，殺其將

皇甫軌。燕王跋嬰城自守，魏人攻不克，掠其民萬餘

家而還。

宋文帝元嘉三年秋八月，燕太子永卒，立次子翼為

太子。

七年秋八月，燕太祖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楊哲

於內殿，屬以後事。九月，病甚，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

國事，勅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惡

改命馮翼攝國事宋夫人矯詔止之馮弘作亂跋警殂弘遂即位翼戰敗被殺

弘殺跋子百餘人

翼聽政，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徃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闔寺傳問而已。翼及諸子大臣並不得見。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閣。弘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閣而入。至于中堂，射殺女御一人。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即天王位，遣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福，大行崩背。太子不待疾，群公不辨喪，疑有逆謀。社稷將危，吾備介弟之親，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叩門入者，進階二等。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遣使賜翼死。太祖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謚太祖曰文成皇帝，葬長谷陵。

九年春正月，立慕容后之子王仁為太子。夏五月，魏主治兵於南郊，謀伐燕。六月，庚寅，魏主伐燕，命太子晃錄尚書事。時晃纔五歲。秋七月己未，魏主之濡水。庚申，遣安東將軍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運攻具出南道，會和龍。魏主至遼西，燕王

李崇等降魏

魏主攻斬高紹

郭淵勸弘送欵於魏

朱脩之謀殺魏主為毛脩之所阻事世而逃

馮朗馮遜說兄崇降魏

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已巳魏主至和龍，

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那降于魏，魏發其民三萬穿

圍塹以守和龍，崇績之子也。八月燕王使數萬人出

戰，魏昌黎公丘等擊破之，死者萬餘人。燕尚書高紹

帥萬餘家保羌胡固，辛巳魏主攻紹，斬之。平東將軍

賀多羅攻帶方，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驃騎

大將軍樂平王丕攻翼陽，皆拔之。九月乙卯魏主引

兵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

萬家於幽州。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欵獻女於魏，乞

為附庸。燕王曰：負豐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

守志更圖也。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陣，

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脩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

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冠軍將軍毛脩之。毛脩之不

從，乃止。既而事泄，朱脩之逃奔燕，魏人數伐燕，燕王

遣脩之南歸求救。脩之汎海至東來，遂還建康，拜黃

門侍郎。初燕王嫡妃王氏生長樂，公崇崇於兄弟

為最長，及即位立慕容氏為皇后，王氏不得立，又黜

崇使鎮肥如，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今

魏封馮崇爲  
遼西王

國家將亡人無愚智皆知之。王復受慕容后之譖，吾兄弟死無日矣。乃相與亡奔遼西，說崇使降魏。崇從之，會魏主使給事郎王德招崇。十二月己丑，崇使邈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其將封羽圍崇於遼西。十年春正月乙卯，魏主遣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二月庚午，魏主以馮崇爲都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受尚書刺史，征虜已下官。夏六月，魏永昌王健左僕射安原督諸軍擊和龍將軍

樓勃別將五千騎圍凡城，燕守將封羽以凡城降，收其三千餘家而還。秋八月，馮崇上表請說降其父，魏主不聽。

十一年春正月戊戌，燕王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不許。

閏三月辛巳，燕王遣尚書高顛上表稱藩，請罪於

魏，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主乃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

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

年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

夏六月，燕王不遣太子質魏，散騎常侍劉滋諫曰：昔

燕太子王仁  
人朝魏  
什門二十一  
年不屈節

弘不遣太子  
質魏劉滋諫

殺之

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為晉擒。何則。疆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彊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脩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饑窮。勸農桑。省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辛亥。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

弘稱藩于晉

十二年春正月。燕王數為魏所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癸酉。詔封為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三月癸亥。燕王遣大將湯燭入貢於魏。辭以太子王仁有疾。故未之遣。夏六月戊申。魏主命驃騎大將軍樂平

魏遣元丕等伐燕

王丕鎮東大將軍。徒河屈垣等帥騎四萬伐燕。秋七月己卯。魏樂平王丕等至和龍。燕王以牛酒犒軍。獻甲三千。屈垣責其不送侍子。掠男女六千口而還。

楊嶠勸弘遣太子入侍不聽

冬十一月。魏人數伐燕。燕日危感。上下憂懼。太常楊嶠復勸燕王速遣太子入侍。燕王曰。吾未忍為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嶠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埋無不克。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為變。燕王不聽。密遣尚書陽伊請迎於高麗。

弘請迎于高麗

娥清等伐燕

郭生開門納魏兵魏人疑不入生遂攻弘戰死

弘師衆東徙高苟子欲追古弼醉止之得逃去

魏黜娥清古弼爲門卒

魏欲擊高麗劉潔元丕止

十三年春二月戊子燕王遣使入貢於魏請送侍子魏主不許將舉兵討之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東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三月辛未魏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將精騎一萬伐燕平州刺史拓跋嬰帥遠西諸軍會之夏四月魏娥清古弼攻燕白狼城克之高麗遣其將葛盧孟光將衆數萬隨陽伊至和龍迎燕王高麗屯於臨川燕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於闕下生中流矢死葛盧孟光入城命軍士脫弊褐取燕武庫精仗以給之大掠城中五月乙卯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焚宮殿火一旬不滅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外葛盧孟光帥騎殿後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爲門卒戊午魏主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令送燕王秋九月高麗不送燕王於魏遣使奉表稱當與馮弘俱奉王化魏主以高麗違詔議擊之將發隴



之

右騎卒劉潔曰秦隴新民且當優復俟其饒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脩農桑以豐軍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魏主乃止

十五年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

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讓之

高麗處之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

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為質弘怨

高麗遣使來上表求迎上遣使者王白駒等迎之并

令高麗資遣高麗王不欲使弘南來遣將孫澈高仇

等殺弘於北豐并其子孫十餘人謚弘曰昭成皇帝

張溥曰慕容廆以晉元帝建武元年據遼東傳

號雋曄共五十二年而滅于苻堅時帝奕之太

和五年也孝武帝太元九年慕容垂興為後燕

距前燕之亡僅十一年耳垂在位十三年而殂

子寶立四年為蘭汗所弑於是慕容盛稱北燕

都龍城慕容德稱南燕都廣固德僭立于隆安

之四年至超而滅于義熙之六年凡二世共十

有一年盛在位三年遇弑叔父熙立。在位六年

高麗王璉殺弘及其子孫

通鑑紀事本末

高雲弒之。雲立三年。離班、桃仁弒之。馮跋自立。爲天王。北燕促亡。與南燕等。獨馮跋及其弟弘。共享國二十八年。方滅于後魏。較之德盛。曆數爲長。何歟。慕容氏之初興也。廐號邊豪。孰懷奇略。儻則文武兼優。加以機斷。合三世之傑。方能龍旌帝服。雄於燕冀。及滅而再興也。垂起少康之一旅。盛慕齊桓之復讎。中山創社。遼陰返舊。雖天命皆人力也。馮跋裔出中州。殊於醜虜。然跡史所稱。恭慎而已。豈有收羅趙魏。驅駕英雄之策哉。慕容熙淫德。騁怨。跋與素弗、萬泥等弒之而立。雲志在佐命。榮寵血流左臂。符命大事。非所敢言。班仁弒雲。李桑、張泰奮劍。斬除。推跋爲主。跋讓素弗。素弗不受。乃卽位。厲意農桑。勤心政事。二十餘年而卒。當四海戰爭之日。叛換昌黎。優游壽考。可謂非常材之厚幸乎。馮弘跋之少弟。跋旣王。封公管政。萬泥乳陳作亂。弘偕張興聲討。責其尋干戈於蕭牆。棄友于爲闕伯。誅逆定難。克脩弟道。跋死。忽篡殺其子百餘人。

石虎秦生未踰其毒。即使魏師不出。大命必盡。况負嶠僻壤。抗敵太武。親子離背。宮殿烟焚。狼嗥鼠齧。能保適野無患乎。棄城東徙。身死高麗。僣檀入秦而鳩。暮未降夏而誅。弘其有同悲哉。夫前燕亡于暉。其失也庸。後燕亂于寶。其失也暗。北燕亡于熙。其失也淫。南燕亡于超。其失也虐。馮弘上無祖德。內斬兄胤。其惡甚于弑主。延鼎八年。幸猶馮跋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六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魏滅夏

宋文帝元嘉元年夏主將廢太子瓚而立少子酒泉公倫。瓚聞之。將兵七萬北伐倫。倫將騎三萬拒之。戰於高平。倫敗死。倫兄太原公昌將騎一萬襲瓚。殺之。并其衆八萬五千。歸於統萬。夏主大悅。立昌爲太子。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

赫連瓚攻殺  
倫赫連昌  
殺瓚  
勃勃立昌爲

勃勒殂昌卽位

崔浩請魏王先伐夏

服涼北曰平朔

二年秋八月夏武烈帝殂廟號世祖太子昌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承光

三年夏六月魏主詔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爲患不如先伐蠕蠕太常崔浩曰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尚書劉縈武京侯安原請先伐燕於是魏主自雲中西巡至五原因畧於陰山東至和兜山秋八月還平城秋九月魏主聞夏世祖殂諸子相圖國人不安欲伐之長孫嵩等皆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鉤已而行其占秦亡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人相應不可失也嵩固爭之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污命武上頓辱之於是遣司空奚斤帥四萬五千人襲蒲阪宋兵將軍周幾帥萬人襲陝城以河東太守薛謹爲鄉導謹辨之子也魏主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總前驅之兵訪於崔浩浩曰順誠有籌畧然臣與之婚姻深

豆伐田帥衆入西宮

奚斤入長安

知其爲人果於去就。不可專委。帝乃止。冬十月丁巳，魏主發平城，魏主行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十一月戊寅，帥輕騎二萬濟河，襲統萬。壬午，冬至。夏主方燕羣臣，魏帥奄至，上下驚擾。魏主軍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內三郎豆伐田帥衆乘勝入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宮垣而出，魏主拜伐田勇武將軍。魏軍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掠，殺獲數萬，得牛馬十餘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它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夏弘農太守曹達聞周幾將至，不戰而走。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會幾卒於軍中。蒲坂守將東平公乙斗聞奚斤將至，遣使詣統萬告急。使者至，統萬魏軍已圍其城，還告乙斗曰：統萬已敗矣。乙斗懼，棄城西奔長安。斤遂克蒲坂。夏主之弟助興先守長安，乙斗至，與助興棄長安西奔安定。十二月，斤入長安。

四年春正月乙酉，魏主還平城。統萬徙民在道多死，能至平城者什纔六七。己亥，魏主如幽州。夏主遣平

原公定帥眾二萬向長安。魏主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夏。二月，魏主還平城。三月丙子，魏主遣高涼王禮鎮長安，禮，斤之孫也。又詔執金吾桓貸造橋於君子津。夏四月，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翰等將三萬騎為前驅，常山王素等將步兵三萬為後繼，南陽王伏真等將步兵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三千為前候，素遵之子也。五月，魏主發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辛巳，濟君子津。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群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

狄子玉降魏

夏主堅守魏  
王退兵幾被獲

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六月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魏。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茂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居民。魏軍士有得罪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甲辰將步騎二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偽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魏主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士饑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奄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掎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

王刺殺斛  
文夏衆大

王殺赫連  
赫連蒙遜

王奔上邽  
王逐之入

被閉逃免

王入統萬

將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夏兵乃退。魏主騰馬得上。刺夏尚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齊翳槐之玄孫也。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殺夏主之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死者萬餘人。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遂犇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槩上魏主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暮。夏尚書僕射問至。奉夏主之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夏主至高平。不及而還。已巳。魏主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諸母后妃姊妹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顧謂左右曰。蕞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得夏太史令張淵徐辯復以爲太史令。得故晉將毛脩之。秦將軍庫洛干。歸庫洛干於秦。以毛脩之善烹調。用爲大官。令魏主見



主納勃勃  
女爲貴人

連定奔上

斤固請滅  
連昌

夏著作郎天水趙逸所爲文譽夏主太過怒曰此豎  
無道何敢如是誰所爲邪當速撤之崔浩曰文士褒  
貶多過其實蓋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魏主納夏世  
祖三女爲貴人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  
魏主命宗正娥清太僕丘堆帥騎五千畧地關右定  
聞統萬已破遂奔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清堆攻  
夏貳城拔之魏主詔斤等班師斤上疏言赫連昌亡  
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爲  
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魏主不許斤固請乃許之給  
斤兵萬人遣將軍劉拔送馬二千匹并留娥清丘堆  
使共擊夏辛酉魏主自統萬東還以常山王素爲征  
南大將軍假節與執金吾桓貸莫雲留鎮統萬雲題  
之弟也

五年春二月魏平北將軍尉眷攻夏主於上邽夏主  
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斤馬多  
疫死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丘堆督租於民間士  
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兵敗以數百騎還城  
夏主乘勝日來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

手敗上堆

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爲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爲計乎。斤曰。今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於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爲辭。頡曰。今歛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匹。頡請募敢死之士出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禽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旣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夏主敗走。頡追之。夏主馬蹶而墜。遂擒之。頡同之子也。夏大將軍領壽徒平原王定。收其餘衆數萬。犇還平涼。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勝光。三月辛巳。赫連昌至平城。魏主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常忠將軍。賜爵會稽公。以安頡爲建節將軍。賜爵西平公。尉眷爲寧北將軍。進爵漁陽公。魏主常使

頡追擒夏

暹定奔平  
卽帝位

丁以始平  
王妻赫連

斤強娥清  
追夏主定  
丘堆  
禮奔蒲坂

魏主命安頡  
丘堆  
夏主定請和  
魏

赫連萬奔魏

赫連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共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為不可魏主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奚斤自以為元帥而昌為偏裨所擒深耻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夏主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髦嶺夏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於夏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夏主乃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皆為夏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奔長安與高涼王禮偕奔蒲坂夏人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頡斬丘堆代將其眾鎮蒲坂以拒之夏四月夏主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以詔諭之使降

六年春正月夏酒泉公雋自平涼犇魏夏五月夏主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不敢進而還夏主少凶暴無賴不為世祖所知十月畋於陰槃登苛藍山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

七年春三月壬寅魏封赫連昌為秦王

秋九月己



赫連謂以代  
伐魏而敗

夏主定約宋  
伐魏

崔浩請魏主  
伐夏

丑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鄜城魏平西將軍始平  
公隗歸等擊之殺萬餘人謂以代遁去夏主自將數  
萬人邀擊隗歸於鄜城東留其弟上谷公社于廣陽  
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和約合兵滅魏遙分河  
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  
夏群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  
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主以問崔  
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共窺  
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  
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  
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  
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  
甲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  
坂冬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涼夏上谷公社于等  
嬰城固守魏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  
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鄜城還安定將步騎二  
萬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  
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斬首數千級夏主還走登

斤脊擊走夏王定

魏軍圍夏主  
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饑渴丁酉夏主引眾下鶉觚原  
魏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夏眾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  
中重創單騎走收其餘眾驅民五萬西保上邽魏人  
獲夏主之弟丹楊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以  
下百餘人是日魏兵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  
棄城奔長安驅畧數千家西奔上邽 巳亥魏主如  
安定庚子還臨平涼掘塹圍之安慰初附赦秦雍之  
民賜復七年夏隴西守將降魏 十二月丁卯夏上

夏社于度洛孤等魏

魏主以夏王之后賜豆代田

谷公社于廣陽公度洛孤出降魏克平涼關平侯豆  
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獻於魏主魏主以夏主之后賜  
代田命斤滕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  
田也賜代田爵并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  
都幢將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  
魏主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鎮西將軍王斤鎮長  
安壬申魏主東還以奚斤為宰士使負酒食以從王  
斤驕矜不法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命南奔漢  
川者數千家魏主案治得實斬斤以徇

魏主斬王斤

吐谷渾王慕  
璜遣慕利延  
拾虔執反王  
定

慕璜送赫連  
定十魏殺之

赫連昌叛魏  
被殺

八年夏六月夏王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  
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  
璜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虔帥騎三萬。乘  
其半濟。邀擊之。執夏王定以歸。秋八月吐谷渾王  
慕璜遣侍郎謝大寧奉表於魏。請送赫連定。  
九年春三月壬申吐谷渾王慕璜送赫連定於魏。魏  
人殺之。

十一年春閏三月甲戌赫連昌叛魏西走。丙子河西  
侯將格殺之。魏人并其羣弟誅之。

張溥曰晉之失中原也。先之以劉淵。繼之以石  
勒。時慕容據鄴。成李據蜀。張氏據涼。其地晉皆  
不能有也。石氏滅苻氏起。據有長安。燕涼之地。  
皆入于堅。桓溫經略中原。僅能克蜀。及苻堅敗。  
慕容復興。呂光僭竊。燕涼始貳。姚萇弒堅。盜長  
安。稱後秦。滅呂氏。涼分大三。乞伏氏介于秦涼  
之間。稱西秦。既而亂燕中。亂燕亦分南北矣。劉  
裕匡晉亂。南燕後秦咸殄。裕東還。後秦復陷于  
夏。當日馮跋則滅北燕。西秦則滅南涼。北涼則

滅西涼。覆西秦。晉亡宋興之日。所存者惟北燕。馮氏涼沮渠氏夏赫連氏而已。魏一舉而滅之。其有天下豈特三分之二哉。宋文帝元嘉元年。魏太武燾之始。光元年也。燾卽位四年而滅夏。又八年而滅燕。又三年而滅涼。燕涼之亡。師行卽克。伐夏則未易也。夏之興。繇赫連勃勃。控朔方而姚興不敢問。襲長安而劉裕不能伐。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陰山之傑。不弱于魏。燾立一年而勃勃死。是天助魏也。赫連昌立。燾決謀西伐。先破長安。後圖統萬。昌棄城保上邽。安頡攻會之。烝徒飛翰。亡不過稔。然風雨馬蹶。微服逐奔。燾幾不免。殆亦之死而生矣。北涼之強不若夏。後燕之強不若涼。魏旣滅夏。何有二國。用兵之道。先近而後遠。先難而後易。燾蓋以赫連爲建瓴也。蒙遜包禍滅親。勃勃凶殘害物。揆以天道。災當及身。然物情之所惡。敵國之所畏也。兩人不死。統萬十仞之城。姑臧水草之地。魏敢騁其車轍乎。赫連定合燼于平涼沮渠。無諱跳跡于

車端平赫震宇合盡于平京玉果無輪獨相于  
不我蘇萬十位之烈故嫩水草之此野雖觀其  
尖當及長然此計之視惡猶因之視異也兩人  
聆也業蘇何蘇蘇蘇何凶殺害神對以天首  
節夫出而對蘇夫職而對思嘉益以赫張為事  
對燕之燕不沫京懸對蘇何何官二國用兵之  
嘉然不與故亦之取而主矣北京之武不若夏  
之杰對蘇蘇才不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夫蘇蘇安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七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魏滅北凉

宋文帝元嘉七年冬十一月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  
宗舒等入貢於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  
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畧之美於今無比朕  
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八年秋八月乙酉河西王蒙遜遣子安周入侍於魏

沮渠蒙遜遣  
宗舒等入貢  
于魏



崔浩薦李順  
使河西

九月魏主欲選使者詣河西崔浩薦尚書李順乃以順爲太常拜河西王蒙遜爲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册曰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北盡窮髮南極庸嶠西被崑嶺東至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置將相群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

元年冬十二月魏李順復奉使至涼涼王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腰髀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入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使定歸追止之曰太常旣雅恕衰疾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偃

順責蒙遜  
詔

願言北涼可滅

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願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綏集荒裔，群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願曰：「蒙遜諸子，臣畧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為

蒙遜使女婦  
人雲無識秘

術魏主怒之

秘術乃房中術也之收帝源博見法也此類夷狄之君大抵無

通鑑已事

晚也。初，劉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術。涼王蒙遜甚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魏主聞之，使李順往徵之。蒙遜留不遣，仍殺之。魏主由是怒涼。蒙遜荒淫猜虐，群下苦之。

十年夏四月，涼王蒙遜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菩提幼弱，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為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事。蒙遜卒，謚曰武宣王，廟號太祖。牧犍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立子封壇為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遣使請命於魏。牧犍聰穎

牧捷送與平  
公主于魏

好學和雅有度量。故國人立之。先是魏主遣李順迎  
武宣王女爲夫人。會卒。牧捷稱先王遺意。遣左丞宋  
繇送其妹興平公主於魏。拜右昭儀。魏主謂李順曰。  
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捷立。何其妙哉。朕克  
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十匹。廐馬一乘。進號安西  
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遣順拜牧  
捷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河西王。以宋繇爲河西王右  
相。牧捷以無功受賞。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優詔不  
許。牧捷尊敦煌劉昺爲國師。親拜之。命官屬以下皆  
北面受業。

十一年夏四月。河西王牧捷遣使上表告嗣位。戊寅。  
詔以牧捷爲都督涼秦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  
涼州刺史。河西王。

十二年春正月。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求之不獲。  
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河西王牧捷以問奉常張  
慎。對曰。昔號之將亡。神降於莘。願陛下崇德脩政。以  
享三十之祚。若盤於遊田。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有

張慎請崇德  
修政。牧捷不  
悅。

魏以武威公主妻牧健

大變牧健不悅

牧健遣世子封壇如魏

魏主欲取凉李順止之

牧健通于嫂李氏

魏公主中毒魏主急救乃愈

十四年冬十一月，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健。河西王遣宋繇奉表詣平城謝，且問其母及公主所宜稱。魏主使群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健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牧健遣將軍沮渠旁周入貢於魏。魏主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并徵世子封壇入侍。是歲，牧健遣封壇如魏。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凉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卽以此年西征，可乎？對曰：臣疇昔所言，以今觀之，私謂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它年。魏主乃止。十六年春三月，河西王牧健通於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與牧健之姊共毒魏公主，魏主遣解毒醫乘傳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健不遣，厚資給使居酒泉。魏每遣使者詣西域，常詔牧健發導護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健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

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爲彊。若更有魏使，勿復供奉。西域諸國頗有二心。使還，具以狀聞。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羅還，亦言牧犍雖外脩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而遠方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

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爲。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爲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位以來，職貢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今其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旣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尚書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二返。魏主以爲能，涼武宣王數與順遊宴，對其群下，時爲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

李順等言涼州無水草崔浩折之伊馥請魏主從浩

若今欲疆之西山也  
特通渠溉灌流入中  
國雁子黃河多水  
不至涼州耳

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為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議伐涼州，順與尚書古弼皆曰：自溫圍水以西至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環城百里之內，地不生草，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眾無復它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澆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歛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為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帝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群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群臣既出，振威將軍代人伊馥言於帝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眾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帝善之。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於西郊。六月甲辰，發平城，使侍中宜都王穆壽輔太子晃監國，決留臺事，內外聽焉。又使大將軍

魏以書數教  
十二罪

長樂王祗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漢南以備柔然命公卿爲書以讓河西王牧犍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群臣委贄遠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旣臨面縛輿觀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悔悟身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魏上自雲中濟河秋七月己巳至上郡屬國城壬午留輜重部分諸軍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令劉絜與常山王素爲前鋒兩道並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後繼以平西將軍源賀爲鄉導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畧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外援旣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河西畜產二十餘萬河西王牧犍聞有魏師驚曰何爲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望風奔潰劉絜用卜者言以爲日辰不利歛兵不追董來遂得入城魏主由是怒之丙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犍令出降牧犍

牧犍求救于  
柔然

劉絜不追  
董來

牧犍嬰城固守  
魏守兄子祖降

沮渠萬年降  
魏姑臧城潰

牧犍出降

聞柔然欲入魏邊為寇，冀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其兄子祖踰城出降，魏主具知其情，乃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對曰：「臣之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魏主之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為疑。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救，以釋汝疑。」九月丙戌，河西王牧犍兄子萬年帥所領降魏。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入面縛請降。魏主釋其縛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使張掖王禿髮保周龍驤將軍穆羆安遠將軍源賀分徇諸郡。雜胡降者又數十萬。初，牧犍以其弟無諱為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宜得為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領張掖太守，安周為樂都太守，從弟唐兒為敦煌太守，及姑臧破，魏主遣鎮南將軍代人龔眷擊張掖，鎮北將軍封沓擊樂都，宜得燒倉庫，西奔酒

五... 卷一百一十七



泉安周南犇吐谷渾封杏掠數千戶而還奚眷進攻  
 酒泉無諱宜得收遺民犇晉昌遂就唐兒於敦煌魏  
 主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及武威張掖皆置將守之  
 魏主置酒姑臧謂群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  
 為奇伊馥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  
 也冬十月辛酉魏主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征西將軍  
 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萬戶於  
 平城十二月壬午魏主至平城猶以妹婿待沮渠  
 牧犍尤喜文學以敦煌闕駟為姑臧太守張湛為兵  
 部尚書劉昺索敞陰興為國師助教金城宋欽為世

魏主以外婿  
 待牧犍

魏主用闕駟

子洗馬趙柔為金部郎廣平程駿駿從弟弘為世子  
 侍講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

魏主無諱執  
 九絜拔酒泉

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寇魏酒泉元絜輕之  
 出城與語壬子無諱執絜以圍酒泉三月沮渠無  
 諱拔酒泉夏四月庚辰沮渠無諱寇魏張掖丙戌  
 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將討之五月  
 乙巳沮渠無諱復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魏主不復  
 加討但以詔諭之秋八月甲申沮渠無諱使其

魏主不復加討

尉梁偉詣魏永昌王健請降歸酒泉郡及所虜將士元黎等魏主使尉眷留鎮涼州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魏以沮渠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三月辛亥魏賜沮渠萬年為張掖王夏四月沮渠唐兒叛沮渠無諱無諱留從弟天

周守酒泉與弟宜得引兵擊唐兒唐兒敗死魏以無諱終為邊患庚辰遣鎮南將軍奚眷擊酒泉冬十

一月酒泉城中食盡萬餘口皆餓死沮渠天周殺妻以食戰士庚子魏奚眷拔酒泉獲天周送平城殺之

沮渠無諱乏食且畏魏兵之盛乃謀西度流沙遣其弟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欲降會魏使者至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

十九年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眾犇且末其世子降於安周無諱遂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

大半李寶自伊吾師眾二千入據敦煌繕脩城府安集故民沮渠牧犍之亡也涼州人闕爽據高昌自稱太子唐契為柔然所逼擁眾西趨高昌欲奪其地柔

沮渠唐兒叛無諱擊殺之

奚眷殺沮渠天周

無諱據鄯善

無諱據高昌  
遣使請建康

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契弟和收餘眾，犇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請降於魏。唐契之攻闕爽也，爽遣使詐降於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八月，無諱將其眾趨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將衛興奴夜襲高昌，屠其城，爽犇柔然。無諱據高昌，遣其常侍汜雋奉表詣建康，詔以無諱為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刺史，河西王。

二十一年秋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為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河州刺史，河西王。

魏主賜沮渠  
詔儀死  
魏主賜牧捷  
死

二十四年，魏師之克敦煌也，沮渠牧捷使人斫開府庫，取金玉及寶器，因不復閉，小民爭入盜取之，有司索盜不獲。至是，牧捷所親及守藏者告之，且言牧捷父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姊妹皆學左道，有司索牧捷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詔儀死，并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又有告牧捷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賜牧捷死，謚曰哀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七  
張溥曰。西秦之乾歸。弒于公府。南梁之儻。燭  
于熾磐。兩人雄霸啓國。不免凶終。窮兵厚亡。自  
貽其毒。抑悖惡未若大沮渠蒙遜甚也。蒙遜殺  
兄弒君。鴟時河西。淫忌忍戮。閨庭無禮。新臺之  
變。闔人王懷祖擊之。傷足不死。妻孟氏擒斬之。  
夷其三族。竟保考終。享年六十六。在僞位者三  
十三年。其得天幸。又過馮跋。豈惡積滅身於夷  
狄。獨不信歟。蒙遜病死。菩提幼弱。乃立牧犍。固  
謂好學雅量。國人所悅。成君以後。何其淫逞也。  
慕容垂之立寶。慕容德之立超。咸采譽青宮。馳  
聲風表。一當大位。卽喪身殞國。爲世慘笑。牧犍  
器性遠謝寶超。加以蒙遜貽謀。不辨男女。姊妹  
受術于沙門。李氏傳嬖于宮掖。朋行淫佚。寧復  
知恥。魏太武與涼和親。日夜謀西略。蒙遜存時。  
嫌釁已見。牧犍無道。適授以名。大師親征。聲罪  
十二。姑臧城潰。面縛來降。燉煌老父之書。帶石  
七年之讖。期數不爽。又未可謂無天也。李順初  
使于涼。歸告魏主。言其可圖。金寶入懷。巧言沮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計。崔浩厲詞折之。伊馘請主決討。水草豐饒。軍  
行告捷。順後伏誅。貪人罰均矣。牧犍依棲魏朝。  
猶以武威公主之戚。齒列貴臣。未幾賜死。女襲  
母爵。或疑太武好殺不仁。然禿髮儁之。女不  
嘗爲秦王熾磐后乎。儁檀困敗歸秦。父子俱死。  
彼恃婚姻而來。身卽死于婚姻。牧犍於魏。又何  
可託也。西秦暮末之逼于蒙遜也。不得已而臣  
魏。魏遣庫結迎之。吉毗止其內徙。爲夏所殺。北  
燕馮弘與魏戰數困。楊岍勸弘遣太子入侍。  
魏不從。而請迎于高麗王璉。遂死北豐。秦燕之  
主。殞首他國者。以不入魏也。牧犍入魏而復死。  
魏何以勸來者乎。大國方奮殺降之威。亡王尚  
覬議親之典。天下所以共笑其愚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魏平仇池

高蓋降後秦  
楊定奔隴石

晉武帝大元十年冬十月西燕主冲遣尚書令高蓋帥眾五萬伐後秦戰于新平南蓋大敗降於後秦初蓋以楊定為子及蓋敗定亡奔隴右復收集其舊眾定佛奴之孫也十一月衛將軍楊定徙治歷城置藩蓄於百頃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遣使來稱藩詔

楊定自稱隴西王

乞伏乾歸遣軻彈等殺楊定荷崇楊盛自稱仇池公

楊盛遣使來請命

魏 楊盛遣使附魏 碩德屢破楊盛 盛請降秦

盛復通于晉

因其所號假之其後又取天水略陽之域自稱秦州刺史隴西王

十九年冬十月秦主崇為梁王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定定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等拒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為武王仍遣使來稱藩秦太子宣犇盛

二十一年冬十二月楊盛遣使來請命詔拜盛鎮南將軍仇池公盛表符宣為平北將軍

安帝隆安二年楊盛遣使附魏魏以盛為仇池王義熙元年夏六月秦隴西公碩德伐仇池屢破楊盛兵秋七月楊盛請降於秦秦以盛為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

三年夏四月氐王楊盛以平北將軍符宣為梁州督護將兵入漢中秦梁州別駕呂瑩等起兵應之刺史王敏攻之瑩等求援於晉晉以盛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盛因以宣行梁州刺史

王松忽請姚  
高止伐盛之  
兵不從盛敗  
趙琨

八年冬十月，仇池公楊盛叛秦，侵擾祁山。秦王與遣建威將軍趙琨為前鋒，立節將軍姚伯壽繼之。前將軍姚恢出鷲峽，秦州刺史姚嵩出羊頭峽，右衛將軍胡翼度出汧城，以討盛。興自雍赴之，與諸將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忽言於嵩曰：「先帝神略無方，徐洛生以英武佐命，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氏智勇能全也。直地勢險固耳。今以趙琨之眾，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帥眾與琨相持，伯壽畏懦不進，琨眾寡不敵，為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

嵩敗死于盛

十二年夏六月，氏王楊盛攻秦祁山，拔之，進逼秦州。秦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兵退，平與上邽守將姚嵩追之。嵩與盛戰於竹嶺，敗死。

楊盛卒

宋高祖永初三年夏四月乙亥，詔封仇池公楊盛為武都王。

盛不改義熙  
平號  
楊玄自稱武  
都王

文帝元嘉二年夏六月，武都惠文王楊盛卒。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女曰：「吾老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及盛卒，玄自稱都督隴右諸軍事，征



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遣使來告喪始用元嘉年號

三年冬十月仇池氏楊興平求內附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遣始平太守龐諮據武興氏王楊玄遣其弟難當將兵拒諮諮擊走之

四年秋九月氏王楊玄遣將軍符白作圍秦梁州刺史出連輔政於赤水城中糧盡民執輔政以降輔政至駱谷逃還冬十月秦以驍騎將軍吳漢爲平南將軍梁州刺史鎮南強冬十一月魏主遣軍司馬公

孫軌兼大鴻臚持節策拜楊玄爲都督荆梁等四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南秦王及境玄不出迎軌責讓之欲奉策以還玄懼而郊迎

六年秋七月武都孝昭王楊玄疾病欲以國授其弟難當難當固辭請立玄子保宗而輔之玄許之玄卒保宗立難當妻姚氏勸難當自立難當乃廢保宗自

稱都督雍涼秦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

七年夏六月己卯以氏王楊難當爲冠軍將軍秦州

楊玄卒難當聽其妻言廢保宗而自立

刺史武都王

九年夏六月，加北秦州刺史楊難當征西將軍，難當以兄子保宗為鎮南將軍，鎮宕昌，以其子順為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難當囚之。

保宗謀襲難當事泄被囚

十年夏四月，帝聞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失氏羌之和，乃自徒中起蕭思話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法護，法崇之兄也。秋九月戊午，魏主遣兼大鴻臚崔曠持節拜氏王楊難當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梁二州牧，南秦王，曠，暹之子也。楊難

當因蕭思話未至，甄法護將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敗法護參軍魯安期等，又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冬十一月丁未，法護棄城奔洋川之西城，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其司馬趙溫為梁秦二州刺史。

十一年春正月，楊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蕭思話至襄陽，遣橫野司馬蕭承之為前驅，承之緣道收兵，得千人，進據礪頭，楊難當焚掠漢中，引眾西還，留趙溫守梁州，又遣其魏興

蕭坦擊破趙溫等

臨川王義慶遣裴方明助

蕭承之拔黃金戍

太守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

戍拔之二月趙溫薛健與其馮翌太守蒲甲子合攻

坦營坦擊破之溫等退保西水臨川王義慶遣龍驤

將軍裴方明將三千人助承之拔黃金戍而據之溫

棄州城退據小城健甲子退保下桃城思話繼至與

承之共擊趙溫等屢破之行參軍王靈濟別將出洋

川攻南城拔之擒其守將趙英南城空無所資靈濟

引兵還與承之合三月楊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

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十餘日圍承之數十

重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氏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

人承之斷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數人氏

不能當燒營走據大桃閏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城

氏敗走斬獲甚眾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初

桓希既敗氏王楊盛據漢中梁州刺史范元之傳歆

皆治魏興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為刺史

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為氏所焚不可復固蕭思話徙

鎮南鄭夏四月甄法護坐委鎮賜死於獄楊難當

遣使奉表謝罪帝下詔赦之

蕭承之悉收漢中故地

賜甄法護死



難當使保宗  
鎮童亭

難當自稱大  
秦王

十二年楊難當釋楊保宗之囚使鎮童亭

十三年春三月氏王楊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

立妻為王世子為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

猶貢奉宋魏不絕赫連定之西遷也楊難當遂據

上邽秋七月魏主遣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尚書令

劉黎督河西高平諸軍以討之先遣平東將軍崔贖

齋詔書諭難當九月庚戌魏樂平王丕等至略陽

楊難當懼請奉詔攝上邽守兵還仇池諸將議以為

不誅其豪帥軍還之後必相聚為亂又大衆遠出不

有所掠無以充軍實賞將士丕將從之中書侍郎高

允參丕軍事諫曰如諸將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

軍既還為亂必速丕乃止撫慰初附秋毫不犯秦隴

遂安難當以其子順為雍州刺史守下辯

十六年春三月楊保宗與兄保顯自童亭奔魏庚寅

魏主以保宗為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秦州牧武都王鎮上邽妻以公主保顯為

鎮西將軍晉壽公冬十二月氏王楊難當將兵數

萬寇魏上邽秦州人多應之平東呂羅漢說鎮將拓

元丕安秦隴

楊保宗楊保  
顯奔魏

難當復稱武都王

拔意頭口難當衆盛今不出戰示之以弱衆情離沮不可守也意頭遣羅漢將精騎千餘出衝難當陳所向披靡殺其左右騎八人難當大驚會魏主以璽書責讓難當難當引還仇池

十七年大秦王楊難當復稱武都王

十八年冬十一月氏王楊難當傾國入寇謀據蜀土遣其建忠將軍符冲出東洛以禦涼州兵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擊冲斬之真道懷敬之子也難當攻拔葭萌獲晉壽太守申道遂圍涪城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嬰城固守難當攻之十餘日不克乃還道

錫道產之弟也十二月癸亥詔龍驤將軍裴方明等帥甲士三千人又發荆雍二州兵以討難當皆受劉真道節度

十九年夏五月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分兵攻武興下辯白水皆取之楊難當遣建節將軍符弘祖守蘭臯使其子撫軍大將軍和將重兵爲後繼方明與弘祖戰於濁水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難當犇上邽獲難當兄子建節將軍保熾難

裴方明斬符  
祖殺楊和  
楊保熾楊  
仇池平

當以其子虎為益州刺史，守陰平，聞難當走，引兵還。

至下辯，方明使其子肅之邀擊之，擒虎送建康，斬之。

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鎮其地。

立楊保熾為楊玄後，使守仇池。魏遣中山王辰迎

楊難當詣平城。秋七月，以劉真道為雍州刺史，裴方

明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丙寅，魏主使安

西將軍古弼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與武都王楊

保宗自祁山南入，征西將軍漁陽皮豹子與琅邪王

司馬楚之督洛中諸軍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

譙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南趨襄陽，征南將軍刁

雍東趨廣陵，移書徐州，稱為楊難當報仇。

二十年春正月，魏皮豹子等進擊樂鄉，將軍王奐之

等敗沒。魏軍進至下辯，將軍強玄明等敗死。二月

胡崇之與魏戰於濁水，崇之為魏所擒，餘眾走還漢

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魏。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維谷。保宗弟文

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齊。夏四月，齊

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鎮東司馬符達征西從事

宋立楊保熾為楊玄後使

守仇池

魏遣元辰迎

楊難當

魏取仇池

魏元齊誘殺楊保宗

符達任肅等立楊文德

古弼擊走楊文德

中郎任肅等遂舉兵立楊文德為主據白崖分兵取諸戎進圍仇池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夏五月魏古弼發上却高平岍城諸軍擊楊文德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諸軍至下辯聞仇池解圍欲還弼遣人謂豹子曰宋人耻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為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魏以豹子為仇池鎮將楊文德遣使來求援秋七月癸丑詔以文德為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秦州

追

姜道盛敗死

皮豹子擊走楊文德

刺史武都王文德屯葭蘆城以任肅為左司馬武都陰平氏多歸之甲子前雍州刺史劉真道梁南秦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滅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冬十一月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眾二萬攻魏濁水城魏皮豹子河間公齊救之道盛敗死二十四年冬十二月楊文德據葭蘆城招誘氏羌武都等五郡氏皆應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諸軍擊之文德兵敗棄城奔漢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屬軍資及

魏賜楊保宗  
妻公主死

楊保宗所尚魏公主而還。初保宗將叛，公主勸之，或曰：「奈何？叛父母之國。」公主曰：「事成爲一國之母，豈比小縣公主哉？」魏主賜之死。楊文德坐失守，免官削爵。

張溥曰：沈約言楊氏兵精地險，境接華漢，伺隙邊關，首鼠彊微，遂西入白馬，東出黃金，乘晉燾之捷，搆圍涪之壘，齊之宣皇定命先驅，致屈南城，全勝萬里。裴劉二將藉其威聲，使濁水靡旗，蘭臯失險，功烈感矣。斯蓋謂楊難當，助司馬飛

龍爲亂，連年南寇，規有蜀土，而深美蕭思話承之，與裴方明、劉真道之能莫平也。氏楊僥忽，見于漢晉，苻堅克楊纂，徙戶關中，空百頃地，楊佛奴、楊佛狗皆宋奴子也。宋奴以殺楊初被誅，二子奔堅，堅以女妻佛奴子定，苻氏之亂，定感恩盡力，堅死奔隴右，後殺于乞伏軋歸，無子。佛狗子盛統事，遂有漢中地，定不負君，盛不辱兄，亦荒服之賢帥也。盛素稱藩于晉，宋武帝受禪，封爲武都王，盛承奉晉永熙年號，臨沒語其子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劉裕篡晉

晉安帝隆安三年，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之從母也，生懷敬未暮，走往救之，斷懷敬乳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樗蒲，為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劉裕擊孫恩事見盧循之亂

劉懷敬之母  
斷子乳而乳

桓玄稱裕為  
人傑  
玄妻勸除裕

元興三年桓玄之亂劉裕入朝玄謂其司徒王謐曰  
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后劉氏有智鑒謂玄曰劉  
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  
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候關河平定然  
後別議耳劉裕與何無忌密謀興復劉邁弟毅亦  
與無忌謀討玄於是相與合謀起兵劉裕克京口  
玄懼浮江南走裕入建康王謐推裕為使持節都督  
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玄至  
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追之玄挾帝至江陵毅等自  
尋陽西至與玄遇玄眾大潰挾帝西走馮遷擊斬之  
乘輿返正於江陵桓振襲陷江陵

義熙元年春正月劉毅等擊破桓振軍迎帝於江陵  
何無忌奉帝東還三月帝至建康以劉裕為侍中  
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裕固辭不受屢請歸藩  
詔百僚敦勸帝幸其第裕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

偽楚  
之亂

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改授都督荆司等十

六州諸軍事加領兗州刺史六月劉裕遣使求和  
於秦且求南鄉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咸以為不

魏典割南鄉  
等十二郡歸  
晉以成裕美

通鑑紀事

卷二十九

可○典○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誅○桓○玄○  
興○復○晉○室○內○釐○庶○政○外○脩○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  
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  
二○年○冬○十○月○尚○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  
四○年○春○正○月○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中○領○軍○  
謝○混○為○揚○州○刺○史○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  
付○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裕○記○  
室○錄○事○參○軍○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偽○起○如○廁○密○疏○  
白○裕○曰○皮○沈○之○言○不○可○從○裕○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  
之○問○之○穆○之○曰○晉○朝○失○政○日○久○天○命○已○移○公○興○復○皇○  
祚○勲○高○位○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遂○為○半○藩○之○將○耶○  
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以○取○富○貴○事○有○  
前○後○故○一○時○相○推○非○為○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  
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  
以○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以○佗○授○便○應○受○制○於○人○  
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將○來○之○危○難○可○熟○念○今○朝○議○如○  
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措○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  
宰○輔○崇○要○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整○入○朝○其○盡○同○異○

通鑑紀事

卷二十九

三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九  
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徐兗二州刺史如故。裕表解兗州。以諸葛長民為青州刺史。鎮丹徒。劉道憐為并州刺史。戍石頭。

五年春二月劉裕伐南燕。

事見劉裕平南燕

初符氏之敗

也。王猛之孫鎮惡來犇。以為臨澧令。鎮惡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裕與語說之。因留宿。明日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即以為中軍參軍。秋九月加劉裕太尉。裕固辭。

六年六月以劉裕為太尉中書監。加黃鉞。裕受黃鉞。餘固辭。司馬國璠及弟叔璠。叔道奔秦。秦王興曰。劉裕方誅桓玄。輔晉室。卿何為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脩立。裕輒除之。方為國患。甚於桓玄耳。七年春正月己未。劉裕還建康。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

八年夏四月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為衛將軍都督荆寧秦雍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毅謂左衛將軍

劉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爲長史。南蠻豈有見輔  
意乎。敬宣懼。以告太尉裕。裕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  
無過慮。毅性剛復。自謂建義之功。與裕相埒。深自矜  
伐。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嘗怏怏不得志。  
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  
爭中原。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裕素不  
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尚書  
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深相憑結。僧施超之。從子  
也。毅旣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裕  
許之。毅又奏以郗僧施爲南蠻校尉。後軍司馬毛脩  
之爲南郡太守。裕亦許之。以劉穆之代僧施爲丹陽  
尹。毅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於倪塘。寧遠將軍  
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爲公下乎。裕默然。  
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  
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爲  
雄豪。以是縉紳白面之士。輻輳歸之。恐終不爲公下。  
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  
可。不可自相圖也。秋九月。劉毅至江陵。多變易守

毅陰有圖  
之志。胡藩  
裕取之。

宰輒割豫州文武江州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毅疾篤，郗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乃勸毅請徙梁兖州刺史。藩以自副，太尉裕偽許之。藩自廣陵入朝。己卯，裕以詔書罪狀毅，云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收藩及混賜死。庚辰，詔大赦以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為都督荆雍梁秦寧益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為兗青二州刺史，鎮京口，使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裕疑長民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佐吏，配給資力以防之。壬午，裕帥諸軍發建康，參軍王鎮惡請給百舸為前驅。丙申，至姑孰，以鎮惡為振武將軍，與龍驤將軍蒯恩將百舸前發。裕戒之曰：「若賊可擊，擊之不可者，燒其船艦，留屯水際，以待我。」於是鎮惡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兖州至。冬十月己未，鎮惡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蒯恩軍居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語前軍士有問者，但云劉兖州至津。戍及民間皆

殺劉藩謝  
即命王鎮  
計殺鎮惡  
計破金城  
遂縊死

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欲出江津，問劉兗州何在，軍士曰：「在後。」顯之至軍後，不見藩，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望江津船艦已被燒，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馳去，告毅，行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門，未及下關，軍人因得入城。衛軍長史謝純入參承毅，出聞兵至，左右欲引車歸，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將安之。」馳還入府，純安兄據之孫也。鎮惡與城內兵鬪，且攻其金城，自食時至中晡，城內人敗散，鎮惡穴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詔及赦文，并裕手書示毅，毅皆燒不視，與司馬毛脩之等督士卒力戰。城內人猶未信，裕自來，軍士從毅自東來者，與臺軍多中表親戚，且鬪且語，知裕自來，人情離駭，逮夜聽事前兵皆散，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閣拒戰，鎮惡慮閣中自相傷犯，乃引軍出圍金城，開其南面，毅慮南有伏兵，夜半帥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毛脩之謂謝純曰：「君但隨僕去，純不從，爲人所殺。」毅夜投牛牧佛寺，初桓蔚之敗也，走投牛牧寺僧昌，昌保藏之，毅殺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



劉鎮之誦拒  
殺潘亦不應  
散

蔚為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為法自  
弊一至於此遂縊而死明日居人以告乃斬首於市  
并子姪皆伏誅毅兄模犇襄陽魯宗之斬送之初毅  
季父鎮之間居京口不應辟召嘗謂毅及潘曰汝輩  
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  
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詬之毅甚敬畏  
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死  
太尉裕奏徵鎮之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固辭不至  
冬十一月己卯太尉裕至江陵殺郗僧施初毛脩

承說裕收  
人人心

之雖為劉毅僚佐素自結於裕故裕特宥之賜王鎮  
惡爵漢壽子裕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承曰今日何施  
而可承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  
如此而已裕納之下書寬租省調節役原刑禮辟名  
士荆人說之諸葛長民驕縱貪侈所為多不法為百  
姓患嘗懼太尉裕按之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  
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乃屏人問劉穆  
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  
曰公沂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

容如此邪。長民意乃小安。長民弟輔國大將軍黎民  
說長民曰：劉氏之亡，亦諸葛氏之懼也。宜因裕未還  
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  
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邪？因遣冀  
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  
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  
自義熙以來，忝三州七郡，常懼福過災生，思避盈居  
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  
爲不負我也。裕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誕白裕求先  
下，裕曰：諸葛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  
民知我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乃可  
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賁育矣。乃聽先還。

冬十二月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

九年春二月太尉裕自江陵東還，駱驛遣輜重兼行  
而下，前刻至日，每淹留不進。諸葛長民與公卿頻日  
奉候於新亭，輒差其期。乙丑晦，裕輕舟徑進，潛入東  
府。三月丙寅朔旦，長民間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  
許於幔中，引長民却人閑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

裕入東府  
長民于令  
許於幔中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九  
之長民甚悅。丁晦自慢後出於座拉殺之。輿尸付廷尉。收其弟黎民。黎民素驍勇。格鬪而死。并殺其季弟大司馬參軍幼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三月戊寅加裕豫州刺史。裕固讓太傅州牧。秋九月再命太尉。裕爲太傅揚州牧。固辭。

十年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太尉裕惡之。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裕曰是不悅。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

休殺司馬休之次子文寶九子文祖

十一年春正月太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並賜死。發兵擊之。詔加裕黃鉞領荊州刺史。庚午大赦。辛巳太尉裕發建康。以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無大小皆決於穆之。又以高陽內史劉鍾領石頭戍事。屯冶亭。休之府司馬張裕南平太守檀範之聞之皆逃歸建康。裕邵之兄也。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爲太尉裕所容。與其

韓延之拒裕  
名以示不

子竟陵太守軌起兵應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  
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南陽韓延之，  
延之復書曰：承親帥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  
惶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禮國  
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德委  
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況以  
大過而當默然邪？前以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  
寄相與，正當如此，而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  
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  
欺誑國士來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  
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乎？劉藩死  
於闔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其言詫方伯襲之，  
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閭外無自信諸侯以  
是為得筭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命過  
日，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西平之至德，寧可無  
授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僧施之徒，明  
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  
復多言。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

而收休之劉  
虞之徐達之  
王允之沈淵  
子皆爲魯軌  
敗死裕怒督  
胡藩力戰遂  
克江陵

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太尉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超石齡石之弟也江夏太守劉虔之將兵屯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魯軌襲擊虔之殺之裕使其壻振威將軍東海徐達之統參軍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爲前鋒出江夏口達之等與魯軌戰於破冢兵敗達之允之淵子皆死獨蒯恩勒兵不動軌乘勝力攻之不能克乃退淵子林子之兄也裕軍於馬頭聞達之死怒甚三月壬午帥諸將濟江魯軌司馬文思將休之兵四萬臨峭岸置陳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太尉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建武將軍胡藩領遊兵在江津裕呼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顧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岸少容足指騰之而上隨之者稍多既登岸直前力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却裕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潰遂克江陵休之宗之俱北走軌留石城裕命閭中侯下邳趙倫

可馬道賜等  
殺敬宣尋爲  
敬宣府吏所  
殺

休之奔秦唐  
盛勸興留之  
不聽

之太尉參軍沈林子攻之遣武陵內史王鎮惡以舟  
師追休之等青冀二州刺史劉敬宣參軍司馬道  
賜宗室之疏屬也聞太尉裕攻司馬休之道賜與同  
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謀殺敬宣據廣固以  
應休之乙卯敬宣召道秀屏人語左右悉出戶猛子  
逡巡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時討  
道賜等皆斬之夏五月趙倫之沈林子破魯軌於  
石城司馬休之魯宗之救之不及遂與軌犇襄陽宗  
之參軍李應之閉門不納甲午休之宗之軌及譙王  
文思新蔡王道賜梁州刺史馬敬南陽太守魯範俱  
犇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爲之衛送出境王鎮惡等  
追之盡境而還初休之等求救於秦魏秦征虜將軍  
姚成王及司馬國璠引兵至南陽魏長孫嵩至河東  
聞休之等敗皆引還休之至長安秦王興以爲揚州  
刺史使侵擾襄陽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據符讖之  
文司馬氏當復得河雒今使休之擅兵於外猶縱魚  
於淵也不如以高爵厚禮留之京師興曰昔文王卒  
免羸里高祖不斃鴻門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脫如

符讖之言。留之適足爲害。遂遣之。

詔加大尉

裕太傅揚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秋

八月甲子太尉裕還建康。固辭太傅州牧。其餘受命。

十二年春正月加大尉裕兗州刺史都督南秦州。凡

都督二十二州。三月加大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

嚴將伐秦。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夏五月癸巳加

太尉領北雍州刺史。秋八月太尉裕以世子義符

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

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丁巳發建

康。冬十一月太尉裕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

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

愧懼發病。弘珣之子也。十二月壬申詔以裕爲相

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之禮。位在

諸侯上。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裕

辭不受。十三年春正月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三月太尉

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

于魏。魏人以數千騎隨裕軍西行。裕遣兵擊之。魏軍

劉穆之以不與九錫之謀愧懼發病

犇潰。秋八月太尉裕至潼關，王鎮惡大破秦兵於渭橋。姚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降。九月裕至長安，以

秦金玉繒帛頒賜將士，送姚泓至建康，斬之。事見劉裕滅後

秦 癸酉司馬休之司馬文思司馬國璠司馬道賜

魯軌韓延之等皆降於魏。司馬休之尋卒。魏賜國璠

爵淮南公，道賜爵池陽子，魯軌爵襄陽公。冬十月

詔進宋公爵為王，增封十郡，辭不受。十一月辛未

穆之卒，太尉裕以根本無託，決意東還。十二月太

尉裕發長安。

穆之卒裕決意東還

十四年春正月太尉裕至彭城，解嚴。夏六月太尉

裕始受相國九錫之命，赦國中殊死以下，崇繼母蘭

陵蕭氏為太妃，以太尉軍容祭酒孔靖為宋國尚書

令，左長史王弘為僕射，領選從事中郎傅亮蔡廓皆

為侍中，謝晦為右衛將軍，右長史鄭鮮之為奉常行

參軍，殷景仁為秘書郎，其餘百官悉依天朝之制。靖

辭不受。亮，咸之孫。廓，謨之曾孫。鮮之，渾之玄孫。景仁，

融之曾孫也。景仁學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

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

孔靖不受尚書令



魏崔浩決彗  
星之應在劉  
裕篡晉

洛使王韶之  
安帝於東

其有當世之志。冬十二月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  
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  
問之曰：今四海分裂，災咎之應果在何國？朕甚畏之，  
卿輩盡言，勿有所隱。眾推崔浩使對，浩曰：夫災異之  
興，皆象人事。人苟無釁，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漢，彗  
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  
夷危亡不遠，彗之為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無以易  
其言。宋公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中  
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酖帝而立琅邪王德  
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韶之伺之，  
經時不得間。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戊寅，韶之以散  
衣縊帝於東堂。韶之，廙之曾孫也。裕因稱遺詔奉德  
文即皇帝位，大赦。  
恭帝元熙元年春正月甲午，徵宋公裕入朝，進爵為  
王。裕辭，初司馬楚之奉其父榮期之喪歸建康，會  
宋公裕誅剪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父宣期兄貞  
之皆死。楚之亡，匿竟陵蠻中，及從祖休之自江陵奔  
秦，楚之亡之汝潁間，聚眾以謀復讐。楚之少有英氣。

裕使沐謙刺  
司馬楚之謙  
不忍刺反委  
身事之

司馬文榮等  
皆降于魏

能折節下士。有衆萬餘。屯據長社。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欲發未得間。乃夜稱疾。知楚之必往問疾。因欲刺之。楚之果自齋湯藥往視之。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深爲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爲之防衛。時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馬文榮者。帥乞活千餘戶。屯金甯城南。又有司馬道恭。自東垣帥三千人。屯城西。司馬順明帥五千人。屯陵雲臺。司馬楚之屯柏谷塢。皆降於魏。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八月。移鎮壽陽。以度支尚書劉懷慎爲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九月。宋王裕自解揚州牧。冬十二月辛卯。宋王裕加殊禮。進王太妃爲太后。世子爲太子。宋高祖永初元年春正月。宋王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喻其

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王即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宜還都王解其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數十人可也即時奉辭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嘗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夏四月徵王入朝王留子義康為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壽陽義康尚幼以相國參軍南陽劉湛為長史決府州事湛自弱年即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為文章不喜談議王甚重之夏六月壬

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

徐廣流涕哀慟

蕩滌鄉論清議

戌王至建康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紕為詔甲子帝遜於琅邪第百官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丁卯王為壇於南郊即皇帝位禮畢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徐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廣邈之弟也帝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

始。

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頑民遷雒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之過矣。

奉晉恭帝為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倣晉初故事即宮于故秣陵縣使冠軍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降褚后為王妃追尊皇考為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為孝穆皇后尊王太后蕭氏為皇太后上事蕭太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

裕謹事蕭太后

爵為縣公及縣侯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仍本秩庚午以司空道憐為太尉封長沙王追封司徒道規為臨川王以道憐子義慶襲其爵其餘功臣徐羨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追封劉穆之為南康郡公王鎮惡為龍陽縣侯上每歎念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穆之死人輕易我立皇子桂陽公義真為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為宜都王義康為彭城王己卯改泰始曆為永初曆秋八月辛未

裕使張偉酖  
茶帝偉自飲  
而卒

追諡妃臧氏為敬皇后立王太子義符為皇太子

二年初帝以毒酒一甕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使

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

而卒偉邵之兄也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之

妃兄也王每生男帝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自

遜位深慮禍及與嬪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

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帝令淡

之與兄右衛將軍叔度往觀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

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

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帝帥百官臨于朝堂三

日

張溥曰宋武性不信奇怪既貴史官審問微時

符瑞拒而不答及不豫群臣請禱上下神祇謝

弗應其豁達大度亦沛公匹也然竹林龍章新

洲杵曰史書誑耀甚於赤帝孔恭占其墓地非

常帝心內喜韋叟相而言中用領軍佐不負信

桐葉迨受禪勸進言天文符應者數十駱達釋

法稱辭論尤鑿若劉季卯金光武赤符持之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終  
故凡人貧賤好奇異。富貴惡不祥。始所慕說。冀  
感世衆。久而厭之。卽謂近巫鬼。不可示子孫。則  
絕口不欲言。常情然也。帝令王韶之弒晉安帝  
於東堂。其時可以郊壇卽位。又遲不取。復立恭  
帝。廢而弒之。一人殺二主。其情不怍。謂應昌明  
二帝之讖。夫大逆不再。再則有憂。亂臣賊子。猶  
震而懼焉。王莽弒平帝。不殺孺子嬰。司馬昭弒  
高貴鄉公。其子炎不殺陳留王璜。宋武效而甚  
之。竟以安恭厭讖。芒刃再見。欲後昆長世。難矣。  
劉毅與諸葛長民。帝所忌也。司馬休之。晉宗室  
之强者也。毅敗於王鎮惡。長民死於丁旡。休之  
爲胡藩所逐。北走入秦。奸雄之盜人國也。去其  
異已。傷其本枝。然後次以及君。帝蓋工其術者  
也。漢高用兵入。善殺功臣。宋武久習兵。則善弒  
人主。兵不可試如是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十

宋 建安袁 樞編次

明 太倉張 溥論正

元魏寇宋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夏五月乙未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裕乘其危

崔浩決劉裕伐姚泓必克

通鑑紀事

卷之十一

一

范言裕才勝  
慕容垂

魏主嗣欲乘  
裕入關以精  
騎搆彭城壽  
春浩止之請  
按兵息民以  
觀其後秦地  
於為魏有

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  
之。垂藉父兄之資。脩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  
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  
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  
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  
退。我以精騎直搆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  
有屈丐。北有柔然。窺同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  
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  
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  
裕克秦而歸。必募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  
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  
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為寇敵之  
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  
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  
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  
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  
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  
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酬恩報義。而乘



王聞宋高祖議入寇不可竟

時徽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隣。擷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食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臯濟河南。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宋高祖永初三年。初。魏主聞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每歲交聘不絕。及高祖殂。殿中將軍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歟。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遽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為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為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況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帥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疆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可以兵不疲勞。坐收淮北也。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為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

奚斤欲先攻  
城崔浩欲先  
略地魏主以  
公孫表固請  
竟從攻城議

通鑑紀事 卷一百一  
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加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使督宋兵將軍交州刺史周幾、吳兵將軍廣州刺史公孫表同入寇。冬十月，魏軍將發，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以先攻城與先略地。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若符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歛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不則為囿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於是奚斤等帥步騎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時司馬刺史毛德祖戍虎牢，東郡太守王景度告急於德祖。德祖遣司馬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先是，司馬楚之聚眾在陳留之境，聞魏兵濟河，遣使迎降。魏以楚之為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使侵擾北境。德祖遣長社令王法政將五百人戍邵陵，將軍劉憐將二百騎戍雍丘以備之。楚之引兵襲憐，不克。會臺送軍資，憐出迎之。酸棗民王玉馳以告魏。丁酉，魏尚書滑稽引兵襲倉垣，兵吏悉

通鑑紀事 卷一百一  
踰城走陳留太守馮翊嚴稜詣斤降魏以王玉爲陳  
留太守給兵守倉垣奚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  
王怒切責之壬辰白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  
踰恒嶺爲斤等聲援十一月魏太子燾將兵出屯  
塞上使安定王彌與安同居守庚戌奚斤等急攻滑  
臺拔之王景度出走司馬陽瓚爲魏所執不降而死  
魏主以成臯侯苟兒爲兖州刺史鎮滑臺斤等進擊  
翟廣等於土樓破之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與戰屢  
破之魏主別遣黑稍將軍于栗磾將三千人屯河陽

水陽墳死義

謀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竇晃等緣河拒之十二  
月丙戌魏主至冀州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叔孫建  
將兵自平原濟河徇青兗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  
道瑾將步騎五百據項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  
湖陸于栗磾濟河與奚斤并力攻竇晃等破之魏主  
遣中領軍代人娥清期思侯柔然閭大肥將兵七千  
人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於碣磔癸未兖州刺史  
徐琰棄尹卯南走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  
魏叔孫建等東入青州司馬愛之季之先聚衆於濟

東皆降於魏。戊子，魏兵逼虎牢。青州刺史東筦竺夔鎮東陽城，遣使告急。己丑，詔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救之。廬陵王義真遣龍驤將軍沈叔狸將三千人，就劉粹量宜赴援。

夔保東陽

營陽王景平元年春正月，魏于粟磾攻金墉。癸卯，河南太守王涓之棄城走。魏主以粟磾為豫州刺史，鎮洛陽。庚申，檀道濟軍于彭城。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城邑皆潰。竺夔聚民保東陽城，其不入城者，使各依據山險。芟夷禾稼。魏軍至，無所得食。濟南太守垣苗帥眾依夔，乃雍見魏主於鄴。魏主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服卿威信，今遣卿助之，乃以雍為青州刺史，給雍騎使行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濟河向青州者凡六萬騎，乃雍募兵得五千人，撫慰士民，皆送租供軍。三月，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參軍范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級，焚其攻具而還。魏兵雖退散，隨復更合，攻

毛德祖固守虎牢

之益急。奚斤自虎牢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等於許昌。元德等敗走。魏以潁川人庾龍為潁川太守。戍許昌。毛德祖出兵與公孫表大戰。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會奚斤自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亡甲士千餘人。復嬰城自守。魏主又遣萬餘人從白沙渡河。屯濮陽南。朝議以項城去魏不遠。非輕軍所抗。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陽。若沈叔狸已進。亦宜且退。粹奏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遽攝軍捨項城。則淮西諸郡無所憑依。沈叔狸已頓肥口。又不宜遽退。時李

毛德祖以計  
開公孫表魏  
王又信王亮  
言遂殺表

元德帥散卒二百至項。劉粹使助高道瑾戍守。請宥其犇敗之罪。朝議並許之。乙巳。魏主敗於韓陵山。遂如汲郡。至枋頭。初。毛德祖在北。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先是。表與太史令王亮少同營署。好輕侮亮。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便地。故令賊不時滅。魏主素好術數。以為然。積前後忿。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乙卯。魏主濟自靈昌津。遂如東郡。陳留。叔孫建

劉粹請宥李  
元德奔敗之  
非元德竟能  
襲許昌斬東

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填其三重，爲撞車以攻城。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絙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逾急。歷時浸久，城轉墮壞。戰士多死傷，餘衆困乏。且暮，且陷。檀道濟至彭城，以司青二州並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付。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兼行。先救之。甲子，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斬庾龍。元德因留綏撫，并上租糧。魏主至盟津，于栗磾造浮橋於治阪津。乙丑，魏主引兵北濟西。如河內，娥清周幾閭大肥狗地至湖陸。高平民屯聚而射之。清等盡攻破，高平諸縣滅數千家，虜掠萬餘口。兗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兵少不敢出。魏主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夏四月丁卯，魏主如成臯，絕虎牢汲河之路，停三日，自督衆攻城，竟不能下。遂如洛陽，觀石經，遣使祀嵩高。叔孫建攻東陽，墮其城北三十許步，刁雍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

魏叔孫建不  
能克東陽檀

道濟等至燒  
官而遁

道濟等將至，雍又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爲函陳，大峴以南處處狹隘，車不得方軌，雍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矣。」時天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已巳，道濟軍于臨朐。壬申，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道濟至東陽，糧盡不能追，竺夔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叔孫建自東陽趨滑臺。道濟分遣王仲德向尹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魏兵已遠，還就道濟。刁雍遂留鎮尹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以領之。閏四月丁未，魏主如河內，登太行，至高都。叔孫建自滑臺西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時檀道濟軍湖陸，劉粹軍項城，沈叔狸軍高橋，皆畏魏兵彊，不敢進。丁巳，魏人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

徐美之傳亮  
謝晦以亡失  
一上表自

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饑疫魏仍急  
攻之已未城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  
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  
祖者必生致之將軍代人豆代田執德祖以獻將佐  
在城中者皆為魏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  
圍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奚斤等悉定司兗  
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  
人安之徐美之傳亮謝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詔  
勿問五月魏主還平城秋九月乙亥魏主還官  
召奚斤還平城留兵守虎牢使娥清周幾鎮枋頭以  
司馬楚之所將戶口置汝南南陽南頓新置四郡以  
益豫州冬十一月魏周幾寇許昌許昌潰潁川太  
守李元德犇項戊辰魏人圍汝陽太守王公度亦犇  
項劉粹遣其將姚聳夫等將兵助守項城魏人夷許  
昌城毀鍾城以立封疆而還

張溥曰宋高祖殂魏主議取洛陽虎牢滑臺崔  
浩固諫文帝元嘉二十九年魏宗愛弒太武帝  
更謀北伐何偃止之既師出皆無功信哉乘人



之危迫人於險。中國不能得志於夷狄。夷狄不能得志於中國。一也。晉文公卒。將殯曲沃。秦穆公潛師軼之。蹇叔哭而送其子。後有崤之敗。伐喪不仁。自古記之。崔浩勸魏主弔祭宋祖。存孤恤災。使義聲布天下。江南不攻自服。雖明世變。識時務。亦據經行仁之篤論也。魯肅輔孫權。議絕曹操而與蜀和。王猛相符堅。臨終戒無伐晉。賢者在人國。不愛小義。不就小名。所持者天下之是。萬世之安而已矣。肅不事漢而事權。猛不事晉而事堅。適當其會。爲知己用耳。江漢朝宗。天王河陽。未嘗一日忘也。崔浩智同子房。臣於佛狸。伐宋之役。每進格論。義存止戈。其亦心魯肅王猛之心乎。竺夔保東陽。叔孫建攻之不下。奚斤等環圍虎牢。毛德祖誓以死守。宋雖挫折。魏亦殺傷。攻城不如畧地。浩言中矣。毛德祖患公孫表權畧。縱反間於奚斤。魏主殺表。後文帝以其術間王慧龍。主弗問也。勞以璽書。間術之難行也。一而疑。再而不信。君子以是益悲范增。

之不遇也。

其術則...

公孫...

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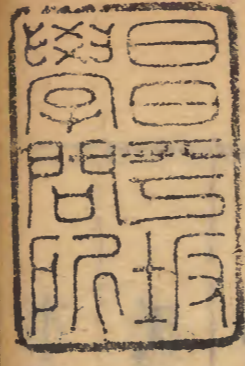
...

...

...

...

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